

獨木橋上獨自走

愛恨相逢獨木橋，寧為過客不回首。獨木橋上人落寞，風雨來時如何躲？獨水溪下水東流，飛花何苦向水投！朝夕相聚苦難受，由愛生恨何煎熬。離合難言誰是錯，你我分手是解脫。還留一夢向明月，他日相逢能一笑。擦肩而過語還休，獨木橋上獨自走。

劉天擎作于2006年10月12日

美國“低保戶”約翰遜

約翰遜是我鄰居，住在紐約第十二街區的公寓里。這個黑人小伙子有自己的工作，不過要養活父母、妻子和兒子一家人。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，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五口之家，屬於貧困標準，可以享受由紐約市政府劃撥的社會福利補助。

每個月的20號是約翰遜去領取補助的日子。這天他會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西裝革履地去領取自己的那份補助。而且他幾乎每次都要告訴發放補助的政府人員，自己可不想依靠這樣的補助過一輩子，他要為老婆找份工作，或者自己要去找份兼職。

我曾經懷着好奇心問他，為什麼要做這個選擇。“夥計，”約翰遜拍着我的肩膀說，“我現在是沒有辦法，所以才需要社會福利，等於用着國家和所有納稅人的錢，包括你的，甚至包括我自己的。但我有能力使自己很好地生活，所以取消社會福利補助對我的照顧是我的義務，這樣會給政府節省一筆的，讓他們把錢花在把紐約搞得更好上。

不久，約翰遜高興地找我喝酒。我問他為什麼這麼高興，約翰遜說自己從這個月開始，再也不用去領取補助了。他的老婆在附近的超市里找到了一份理貨的工作，兩個人的收入相加，按照紐約市標準，顯然已經脫貧致富。看他喜形於色，我也只能說“祝賀！祝賀！”

很快，日子就到了聖誕節。這幾個月來一直很忙。我們很少碰面，偶爾在電梯里遇到，會彼此打個招呼。他告訴我，自己和老婆的新工作，讓他們生活過得有多好，有時間會請我出去喝酒。

其實我算過，他和老婆兩人工作的薪水，加起來並不如原來領社會福利補助時高多少。而且生活顯然勞累了許多，連1歲多的孩子都要父母來帶。

再次遇到約翰遜的時候，他臉上沒有了笑容，看上去很氣憤。我以為是他丟了新工作，重新回到社會補助行列的緣故，想安慰他幾句，他卻問我：



“你有沒有收到市政廳的禮物？”

“禮物？”我十分疑惑。

約翰遜連說帶比劃地告訴我，其實就是一本新年曆。我有些好笑，豐厚的社會補助你都可以捨棄，一本曆曆值多少錢。

第二天早上我還在熟睡，約翰遜就敲開了我的門。他拉我起來，說自己請了假，要我同去市政廳，索要新年禮物。

“一本曆曆而已。”我睡眼惺忪地說。約翰遜說：“陳，你不能這樣，這是你應得的權利。你交了稅，是納稅人，沒有理由不要的。如果小的權利你不維護，那麼大的權利你也會失去。”他不由分說地逼我換上了衣服，然後開車去了市政廳。

聽了我們的來意一個工作人員馬上向我們道歉，然後拿了兩本曆曆過來，用精美的禮品紙包上，交到我們手里。

打開曆曆，上面是紐約市去年的政府行為總彙。包括稅收、支出、工程等等，一一列舉，很詳細。下面還列出一些相關部門的電話，供市民監督查證。

我一邊為紐約市政府的高透明度心驚，一邊懷疑地問約翰遜：“這個曆曆每年都是這樣的嗎，上面的內容有人去查證嗎？”

他點點頭說，當然有，政府是為納稅人工作的，我們有權利搞清楚我們的錢花到了哪里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有些明白為什麼市政府會這樣了，因為美國有太多約翰遜這樣的人，無論是權利還是義務，都一點不含糊、不大意。只有認真的納稅人，才能真正讓政府有所警覺，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。

約翰遜的話，給了我很大的震撼。這個沒有什麼學歷的黑人“低保戶”說：“義務是自己爭取的，哪怕是有害自己的義務；權利是自己爭取的，哪怕是丁點的權利。否則，義務和權利將永遠離你而去。”

我是一職業模特，2004年聖誕節前夕，我和新婚不久的丈夫商議去度假。經過商議，我們最終選定了景色宜人、休閒舒適的泰國。

到泰國後，我們在臨近海邊的一家賓館落腳。每天，我們或是在大海中暢遊，或是躺在沙灘上享受陽光，或是沿着白色的沙灘散步；晚上喝着紅酒，品味着鮮美的烤魚，一切都是那麼愜意。

12月26日是我們返程的日子。一大早，我們便開始收拾行李。一切準備就緒後，我們看看表，見時間還早，就來到海邊一邊沐浴陽光，一邊散步。再過兩個小時，回程的飛機就要起飛了，我們戀戀不捨地回到賓館取行李。

就在我們背起旅行包準備離開時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。

大海突然咆哮起來，幾米高的浪頭鋪天而來，我們被一個巨浪打散了。沒等做出反映，我已經被吞沒在打着轉的水中。突然，在黑色的水中，我看見了斯蒙的臉，他同時也看見了我。我們伸出手拼命地想抓住對方，但在瞬間他就消失了。

在滾滾巨浪中，我拼命掙扎着。當我發現一個平房的屋頂，我不顧一切地伸出手抓住了屋頂的邊緣。我的雙腿被巨浪捲入了屋檐下面，那些巨浪所控制的木頭和金屬品猛擊着我的肩膀和雙腿。我咬着牙忍着劇痛，我告訴自己：千萬不能鬆手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我感到水壓減小了，便用盡全身的力氣爬上了屋頂。瞬間，兇猛的巨浪再次襲來，涌過了屋頂，我失去了平衡，淹沒在水里。

在巨浪的控制下，我感到自己是那麼的渺小，任憑自己在沒有一絲光線的海水中打着轉，只等一個巨浪把我推到水面，我才能貪婪地呼吸喘氣。而後，再次被吞噬回水中，周而復始……

當我被第N次推到水面時，我看見了一棵漂浮在水面上的棕櫚樹，我不顧一切地伸出已經麻木的胳膊，終於抓住



最后的饋贈

作者：喬伊

了一根樹枝，我緊緊地抓着這根我絕望中的救命草，並一寸一寸掙扎着挪到樹幹上。

斯蒙在哪里？他還好嗎？……在一望無際的海水中，我失去了方向感。環顧四周，一個人影也沒有，耳邊只有鬼哭般恐怖的海風和巨浪相互撞擊發出的巨響，偶爾也能聽到遠處傳來人們驚恐的尖叫声。

我忍着劇痛抱着樹幹在水里漂浮了八個多小時，漸漸地，我的神志開始恍惚。天色漸漸暗了，傍晚六點多，我再一次感到絕望。我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，我感到極度虛弱。

突然，我看到遠處的海面上浮動着兩個黑點，並在慢慢地向我靠近。漸漸地，我看清了，原來是兩個泰國男人冒着生命危險來救我。

“謝謝謝謝你們！”我顫抖着說。由於我的雙腿受傷不能動，他們很費力地把我從樹幹上挪到岸邊。我問他們是如何找到我的。

他們說，他們是一起出來找各自的家人的，半途中偶然發現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我，就決定先搭救我。

他們不顧親人的安危，來救助我這個素不相識的外國遊客。一時間，我心中的感激之情無以言表。

這時，我才知道，這次遭遇的是讓人恐懼的海嘯。

我很快被送到醫院進行救治，診斷結果是：骨盆多處骨折。

我打着固定夾板躺在醫院里，但精神卻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。本來是一次

愉快的度假，竟落得丈夫失散，生死未卜；自己雖然逃過死劫，卻身受重傷。那幾天，我的情緒低落，終日以淚洗面。我的鄰床是一位泰國中年婦女。看着她那乾癟多皺的皮膚，我猜出，她過去可能長期操勞。她也在這次災難中受了傷，每天安靜地躺在病床上，一言不發。一天夜里，我在噩夢中大聲驚叫起來，渾身不停地顫抖着。“你回家了，是不是？”黑暗中傳來略帶沙啞的聲音。我心頭一驚，伸手打開了床頭的燈，看到鄰床的婦女躺在床上正目光溫和地看着我。

“別害怕，一切都會過去的，好日子正在不遠處等着你。”泰國婦女語速緩慢地對我說。

“我的丈夫失蹤了。”我不停地拭淚。她沉默了片刻，緩緩地說：“我不僅失去了丈夫，還失去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女兒，還有我們的房子……”

見我傻呆呆地看着她，她接着說：“我一無所有了，和我比起來，你是多麼的富有啊！你年輕漂亮，氣質不凡。我猜，在你家鄉一定有很多深愛着你的親人和朋友，有氣派的洋房和轎車，有讓你愉快的工作，有令人羨慕的存款……而你失蹤的丈夫，也有可能重新回到你身邊。”

這時，她從她的脖子上摘下一樣東西，小心翼翼地握在手里，伸出胳膊遞給我，我疑惑地接過來，原來是一條項鍊，項鍊墜是一尊佛像。

她微笑着說：“這是我最後一點財富，送給你吧！相信這尊佛會保佑你。希望總會有的，千萬不要放棄。”

半個月後，仍然沒有斯蒙的消息，而我因臨時護照到期只好回國繼續養傷。但那條項鍊一直戴在胸前，希望保佑我能再見到斯蒙。

一個月後，我接到警方打來的電話，他們告訴我，斯蒙的遺體已經找到了。

當我悲痛欲絕的時候，醫生又告訴我一個驚喜，我已經懷孕了。

丈夫雖然離去了，但是，一個新的生命又給了我新的希望。我非常感謝那位泰國婦女，她最後的一點饋贈不僅讓我沒有放棄希望，還讓我在海嘯過後鼓足勇氣重新起航。



作者 常書偵

小雪時節，走在省城的一條小街上，北風嗖嗖，於是，便把圍巾重新圍過，把大衣再次拉緊。我是因出差才從小縣來到省城的。

正在匆匆行走，忽覺有一股香氣飄來，這香氣好濃，濃得象一首土頭土腦的民謠，讓人好親切，好動情。抬頭望去，只見在前邊不遠的小樓邊，一位農村打扮的老漢正在烤紅薯，我快步走過去，來到近前，我一下認出來了，烤紅薯者是從老家來的五叔。五叔此時正在忙活，胖胖的五叔，在這香香味道的包裹下，很熟練地操作着，他用一口純正的元氏話和吃客們拉着家常。

吃客們有城市娃，也有不講究穿戴的打工仔，更有紅嘴唇、燙捲髮、雪花飄飄也要穿裙子的城里妹。五叔烤着紅薯，也烤着他們快樂的心情。烤着他們的普通話和各路方言。吃客們捧着燙燙的紅薯，來回倒着手，或絲絲哈哈地咬着，或津津有味地嚼着，或鼓動腮幫子大嚼着烤得流油的薯皮，這裏的空氣似乎比別處暖和了許多。

五叔是出名的種紅薯把式，一樣的地，一樣的秧兒，他種出的紅薯個頭大，光溜無疤無蟲咬。尤其是五叔改良出的紅薯新品種，不但皮呈粉色，看着上眼，而且瓤紅，糖分大，紅薯只要一上爐，香香的香味不但能饞出孩子的口水，還能饞出老爺子們的食慾。因此，五叔不但紅薯種得好，還烤

得上乘。他前幾年總到縣城去烤，沒想到今年他烤到了省城。我的幾個兄弟、侄子看他歲數大了，不想讓他再干，可他總也閑不住。一到冬天，便用三輪車拉上紅薯和鐵皮桶改制的火爐子進城。

五叔見是我來了，高興地給我拿一塊烤得冒油流糖的大紅薯：“吃吧，趁燙。”說着，眯縫起眼睛，看我饞饞地咬下一大口，燙得我龇牙咧嘴地直哈氣，五叔這才拍打着手說：“別看你在城里吃精面兒，再好的食兒，也不如這紅薯吃了人長得瓷實。”

說話間，又來了一撥打工仔，他們紛紛掏出角票，扔進五叔收錢的鐵盒子里，然後，便各自動手，拿起烤好的紅薯大嚼起來。看來，他們是五叔的熟客，也不論斤兩。當我問及，他們邊吃邊點頭，有一位還告訴我，五叔的烤紅薯比別的攤兒便宜不老少呢。五叔聽了不說：“咱啥子也不圖，只為讓城里人嘗個新鮮，撿個暖兒，弄回本錢就得，要講賺錢，我早不出來了。”

這時，一位打工仔開玩笑說：“你老就是塊烤紅薯，渾身香甜哩。”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在笑聲中，五叔說時間到了，他要到另一個地方賣一個鐘點。原來，五叔也搞定點定時服務呢。

看着五叔蹬着三輪車遠去的背影，我在心里問自己：你是一塊紅薯嗎？別看自己的蔓子串到城里來了，但根，還是扎在黑土地上呢！



烤紅薯

遠東紀念公園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
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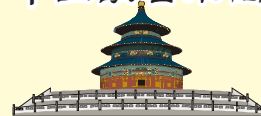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普通式和豪華式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請打電話：EDDIE NI:330-352-7788

穴位從\$750起，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，請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身澤風 添後水 福人福 增壽又 壽可既 為可一 自陰處



中國讀者來稿



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
總編輯：劉元華
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法律顧問：黃唯

特約記者：鮑仁君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

匹茲堡總編：楊士釗
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